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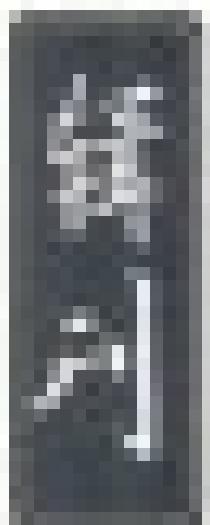
语文学文化研究

辑刊

刘润清 题

第1辑

卷之三



语
文
化
研
究
九

辑
刊

利潤清題

第1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第1辑 / 贾洪伟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161 - 4286 - 8

I . ①语… II . ①贾… III . ①文化语言学—文集 IV . ①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8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张 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编辑委员会

编 委 会 主 任 刘润清

顾 问 (以姓氏拼音为序)

戴庆厦 杜学增 方梦之 李锡胤 李亚舒

瞿霭堂 文日焕 张家骅 孙宏开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Anna Di Toro 陈国华 陈国兴 董洪川

段满福 傅敬民 黄衍 黄忠廉 劲松

李长中 马海良 Nicola Mclelland 汪民安

王铭玉 王远新 文秋芳 姚小平 张西平

张晓华 周建设

主 编 邱耀德

副 主 编 贾洪伟 尹华东

本辑执行主编 贾洪伟

主 办 单 位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目 录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发刊词 陈国华(1)

语言文化研究访谈

关于语言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访谈 刘润清 邱耀德(9)

语言文化研究访谈录 陈国华 白晓煌(17)

语言学研究

情感状态意义的动词隐喻问题分析

——俄罗斯民族情感的认知表现机制 彭玉海 于 鑫(27)

语言学乃现代经济学之母? 贾洪伟(38)

法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 段满福(43)

“现在”的空间认知意义研究 王晓阳(56)

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董方峰(64)

翻译研究

严复“达旨术”研究之《天演论》译评考察 黄忠廉 郎需静(77)

译诗,还是译歌? 这是关键问题

——抗震歌曲《生死不离》译本分析 焦鹏帅(86)

文学与文化研究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民间传统口头文学

——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 李长中(99)

阶级视角下的英国唯美运动社会动因探析	许 娅 胡永华(113)
从吟诵到凝注:sēma 观照下的欧洲艺术分野	尹 晟 任西娜(123)
朝贡制度中建设性的自然秩序 ——对费正清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批判	陈国兴(130)
诗歌之美,贵在中和 ——解读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	谢 瑾(142)

教育与教学研究

美国专业学位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文化动因探究	张秀峰(153)
内地西藏班教育政策实施效果之反思	王金平(162)
教师偏见性话语中的词语变迁	翁红波(170)
图式理论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	于 敏 张淑娥(180)
征稿启事	(189)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发刊词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语言文化研究辑刊》的创刊是一件好事。在中国，很多学术期刊都以《××大学学报》或《××学院学报》冠名。如果该学报的主办单位是专科或职业学校，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外语学院、农学院、林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以校名命名该校的期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该期刊只刊登相关学科领域的文章，从校名就可知道刊物的学科属性。可如果该期刊的主办单位不是体育大学、外语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政法大学等单科“大学”，而是 university 意义上的大学，即全科或综合性大学，那么《××大学学报》就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学报，因为读者不知道该“学报”的“学”是哪一种“学”。即使给它分出一个“社会科学版”，也无济于事，因为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多个学科。相比之下，《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在创意上有两个优点：(1)名字取得好，好就好在其学科定位十分明确、专业，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份探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学术刊物，而且是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和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期刊；(2)包容性强，强就强在语言学和文化研究都各有很多分支领域，二者的结合可以辟出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不仅语言学研究者可以来投稿，而且文字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甚至烹饪学等等，凡可被文化研究这把大伞罩住的研究者，都可以为之贡献稿件，只要内容与语言有关。而这些领域又有哪个能说自己与语言无关？

语言和语言学是什么，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共识，这里无须赘言。文化是什么，哪些研究属于文化研究，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似乎没有达成一致。

人们常把“文化”视为 culture 的对应词，其实这两个词并不完全对应。英文 culture 借自法文，源于拉丁文 *cultūra*，即谓词 *colēre* “种地、种植、培植”的过去分词阴

性形式；在 *cultūra* 前面加上 *agri-* “田地”，就成了 *agricultūra* “田地耕种”，即法文和英文的 *agriculture* “农业”。可见，英语国家人的说 *culture*，最初指的是植物的种植或栽培。后来 *culture* 不仅用来喻指牡蛎、珍珠、桑蚕、蜜蜂之类动物的养殖，而且用于细菌、细胞、组织的培养，同时还喻指对人的思想、品味、举止等的培养、教育、熏陶，以及由此获得的素养或修养。自 19 世纪中叶，*culture* 又喻指“思想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或类型，也喻指某一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习俗、艺术成就等”^①，这一义项的所指也就是今天文化研究的对象。在英语国家的人看来，*culture* “文化”的对立面是 *nature* “自然”，明白了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区分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和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观念中的“文化”，与英语国家的人观念中的 *culture* 颇为不同。“文化”一词由“文”和“化”二字组合而成。文在甲骨文里写作𡇗，在金文里写作𡇗，^② 显然指刺画在人身上的花纹、装饰或图形，即“纹身”。由于人身上本来没有这些图形，一旦出现，肯定是人为的，可以说该字的写法较好地表示了“纹理、图形”这一意义。华夏文字发展到了篆文阶段，由于𡇗或𡇗字本身形状的独特性，省去其中代表图纹的笔画，也不影响其表意功能，于是这个字就写成了𡇗，与今天的“文”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人身上的图纹是先民对自然界中花纹、纹理、形象的模拟或抽象，而象形正是文字最初创制的主要方法，“文”自然便有了“文字”的意思；文字按照文法有条理地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文章，于是“文”自然又有了“文章”的意思。自然界里花纹、纹理、形象无处不有，天体的排列及其运行模式被称为“天文”，山川地貌的形态被称为“地文”（文和理是近义词，所以“地文”又称“地理”），江河湖海等水体的形状、变化和走势被称为“水文”，人类的语言文字、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礼乐制度等被称为“人文”。在华夏文化圈的人看来，“文”的对立面是“武”，所以有“文王”、“文帝”，“武王”、“武帝”之称和“能文能武”、“文攻武卫”的说法。

“文”与 *culture* 词源和意义上的不同，加之“化”字带来的语义，导致了“文化”与 *culture* 在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上的不同。“化”字甲骨文写作𠁧，金文写作𠁧，篆文写作𠁧，^③ 通过一正一反两个人形，表示“教人行走”，即许慎所谓“教行”，或“转变”。^④ “文”和“化”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文治教化”，^⑤ 如“圣人之治天下也，

^① 参见 J. A. E. Simpson & S. C. Wein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ulture* 词条下第 5 项。

^② 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文”字条。

^③ 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化”字条。

^④ 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化”字条。

^⑤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文化”条下第 1 项。

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文德”意义上的“文化”，用今天的热门词来说就是 soft power “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语言与软实力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其次，“文化”还用来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具有的书本知识”^①，如“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大致相当于英文的 literacy “读写能力”，读写能力的教学即语文教学，而语文教学又是教育学的重要内容，语言与教育的关系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广义上的“文化”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②。譬如，“他不相信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文化”（曹禺《王昭君》第二幕）。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无所不包，凡人类创造的事物，只要能与动物创造的事物区别开来，都属于文化。这样一种文化观为语言与文化研究打开了通往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门。“文化”还是考古学术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③。这其实是从共时的视角来看待前一个意义上的“文化”。不用说，某一特定时期的语言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题目，既可通过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来推断史前语言的特征，又可通过对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探讨和发掘文化的演变。

通过以上对 culture 和文化的来源和语义演变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词殊途同归，最后在 culture 的最后一个义项和文化的后两个义项上达到了基本对应。

国外对语言与文化和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始于普鲁士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洪堡特，他通过对爪哇岛上卡维语的研究，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概念。^④ 在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博厄斯通过对北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说；^⑤ 他的学生萨丕尔和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对北美印第安语言展开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语言相对性原则，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人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说的语言。^⑥ 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Trobriand Is-

^①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文化”条下第 2 项。

^②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文化”条下第 3 项。

^③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文化”条下第 4 项。

^④ 参见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ß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 1938/1997 年版。

^⑤ 参见 Franz Boas, *Introduction to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11/1966。

^⑥ 参见 Edward Sapir,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29/2002; Benjamin Lee Whorf,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in J. B. Carroll (ed.),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landers) 的语言，特别是其园艺和魔法语言，进行了文化解读，认为语言对说话人的思维习惯、态度和行为有直接作用。^① 柏林、凯对基本颜色词的研究把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高潮。^② 近年来，雷考夫和约翰逊通过对隐喻和典型范畴的研究，提出具体化（embodiment）假说，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于对自己身体的认知，然后以隐喻的形式，借助熟悉范畴认知陌生范畴，借助空间范畴认知时间范畴，借助具体范畴认知抽象范畴，他们的研究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础。^③

在中国，最早对汉语及其方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罗常培，^④ 他通过对字源或词源、借字、姓氏、亲属称谓的研究，探讨了古代文化的遗迹、中外文化的接触、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古代的宗教信仰和婚姻制度。^⑤ 游汝杰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后，出现了相当一批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专著，^⑥ 有的像罗常培那样，侧重发掘词语的文化、历史、民族与社会内涵；^⑦ 有的侧重说明词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解释其意义和用法；^⑧ 有的兼具前两类的特点。^⑨ 在外语界，有的研究重点考证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史，^⑩ 有的着重描述当代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⑪ 有的介绍英语词语的掌故，^⑫ 我本人则自 2000 年到 2013 年一直在《英语学习》杂志主持每月一期的专栏“词语故事”，开始是零散而随机地，后来又有计划而系统地，考证英汉两种语言

^① 参见 Bronislaw Malinowski et al,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London: Routledge, 1935。

^② 参见 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③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有关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民国时期也有，如张世禄在《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 1934 年版）中反复强调文化在词义变化中的作用，伍铁平先生于八十年代的词义论文中，多次借用张氏有关文化与词义关系的素材。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部系统探讨语言与文化这一主题的专门著作就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了。——编者注

^⑤ 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 1950 年版。

^⑥ 参见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⑦ 参见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⑧ 参见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 1996 年版；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李佐文、郑朝红《语言与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⑨ 参见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 1996 年版；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⑩ 参见杨宪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⑪ 参见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年版；顾嘉祖等《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⑫ 参见于忠喜《英语词语掌故辞典》，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些常用词的来源，对比其语义的异同和用法的演变，考察其所反映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特征，发掘讲英语的人和讲汉语的人在不同语言的制约下，在认知特征和思维方式上的异同。

上述各领域仍大有文章可做。祝《语言文化研究辑刊》办成全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语言文化研究访谈

关于语言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访谈

刘润清^[1] 邱耀德^[2]

(^[1]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2]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邱耀德：您当年追随许国璋、王佐良等中国一代语言文化研究大家，在语言文化研究方面肯定有不少特别的收获。您能谈谈这些收获对您的影响吗？

刘润清：许国璋、王佐良都是造诣深厚的大家，许国璋是国内语言学派的代表，王佐良是英国文学的代表，两个人的汉语文化（中国文化）造诣也都很深厚，是当时中西合璧的典型人物，对我们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又是深刻的。他们在教英语的同时，传授的是思想，而这思想就是文化和哲学。许国璋旨在通过语言追求哲学新知。曾记得我从英国回来，许先生来我家，发现我带回来两本 Karl Popper 的书，高兴地对我说：“你有进步啊！你能买这两本书带回来，说明你开始对哲学有认识了。Karl Popper 是近代英国的大哲学家。他最著名的创新就是证伪，咱们院^①的哲学多年来都是证实（verification），或叫归纳、演绎。”比如，我第一天早晨八点在门口见到你，第二天同一时间和地点又见到你，第三天又见到你，第 N 天还见到你。结论是每天八点邱老师来，结果是第 N + 1 天你没来，一次就把这个归纳出来的结论推翻了。证伪方法有一定道理。你天天早晨八点都来，这个观察是对的，咱们就先认为它是对的，是真理，直到某一天被推翻。如果一直不被推翻，那它就总是真理。其实，这个理论有点极端，但真算的上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

许国璋、王佐良两位先生让我们写东西时，主要侧重于“有思想”、“有哲学”、“有人文见识”。许老特别反对学生只会几句英语，除了“How are you?” “I'm fine today.” 这几句话再也没有好说的了，那就是“思想贫乏”。通过英文教书，我们要教

^① 许国璋教授引文中的“咱们院”指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编者注

人 ideas；他们一直强调 ideas，没有 ideas，你就不算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受到的影响，不是我说几句英语就怎么样，而是有底蕴的教育，有底蕴的铺垫。他们的境界太高，不允许你玩那些小儿科的事。

邱耀德：后来，您又追随 Lancaster 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利奇（Geoffrey N. Leech）和肖特（Mick Short），将语用学与《红楼梦》这一中国文化现象研究相结合。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和收获？国外教授与许国璋和王佐良二老的语言文化研究观点是否有所不同？

刘润清：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一共在英国呆了差不多两年，第一次呆了一年半，第二次不到半年。我觉得受英国文化影响还是蛮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对英文、语言学，包括英国小说有所了解。换句话说，我跟当地人的交流比较深刻、细腻，就是很 subtle culture 那种，能用英语开玩笑，甚至开很深的玩笑，这时就已经进入了文化层面，两种文化就彼此交融了。有时候，我拿着一杯咖啡或是啤酒，过来一个人我就说：“Hey! Have a cup of coffee” 或者 “Have a glass of beer”，对方就说：“Oh, thank you. I didn't expect you would offer”，而我则说：“Oh, I'm sorry. I didn't expect you would accept it”，结果是两人哈哈大笑，气氛马上就非常和谐了。第一句是 humor，而回敬的也是 humor。两个人都很开心，这样谈起话来就容易深刻，没有隔阂。这需要两条：你的英语足够好，够用；你对英语文化有足够了解。

利奇和肖特两位多次来过中国。我去英国前，肖特来中国教过一年书，我听过他的课，成了好朋友。这两位教授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平易近人；国际知名，却没有架子。他们的长处在于对英语和英国文化的了解，中国老师的长处在于对我们的国学的了解。能有机会受到两种文化的大师的指点，是我的幸运！利奇和肖特对中国人都很友好，对留学生特别热情。我在留学生中年岁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留学生有什么事情，他们一般都找我说。如“有个中国学生有 problem”，他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他们无非就是想家，或是想老婆了，我去找他们谈谈好了。我去英国时，主要学的是语用学。记得我去的时候，就把英汉版本的《红楼梦》都带去了，所以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就把硕士改成了 M. Phil，相当于国内的副博士，叫 Master of Philosophy，哲学硕士，比博士低一格，比硕士高一格，但要做一篇大论文。在第一稿中分析了一部分《红楼梦》的时候，肖特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他说这个题目值得写、但我写得不深，只是把《红楼梦》从头到尾翻阅了多少遍，才能抽出对语用学分析有价值的对话，最后落实到四大段经典对话：一段是最正式的言语行为、一段是陌生人之间对话、一段是王熙凤跟姑娘们吃螃蟹时开玩笑（banter）、一段是探春抵制抄家时说的反语（irony）。这四段都很典型，很有代表性。肖特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他严格、诚恳，给人思想上的启迪，引人进入学术境界。Ronald Carter 是我的校外评审（external examiner），利奇